

世间万象

师傅问,娃啊,你见过昙花开吗?林大海说,昙花是个什么东西,没见过。

林大海问,师傅,昙花,你见过开吗。师傅说,我也没见过。

林大海的脑袋瓜子嗡嗡喻地响。师傅,一个补锅的,要说补锅的手艺,那是没得话说。砂锅铜锅铁锅,烧水锅做饭锅炖肉锅, 焖汤的煮菜的炒鸭子的,在师傅手里都补得好玩得转还能玩出花来。补锅匠怎么突然想起“昙花”这样高深的事情。昙花开,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

师傅说,书上说,昙花开,时间短,要有缘才能得一见。所以,叫昙花一现。那昙花一现的缘分,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

林大海一下就愣了。师傅讲着昙花缘,更是高深得很,哪里像一个补锅匠,倒是有点像那补天的女媧娘娘。

师傅看了一眼林大海木头脑地坐着的样子,随手从身边拿起一口铜锅放在桌上。师傅从门前捡起几大把碎石子放进铜锅里。铜锅堆得满满的。

师傅问,锅里还能装东西吗?林大海摇摇头说,不能。

师傅从门前晒坝边的沙堆子上捧起一碗细沙往铜锅里倒,细沙从碎石缝间流进了铜锅里,一点都没溢出。师傅问,锅里还能装东西吗?林大海摇摇头说,不能。

师傅从炉灶边捧起一碗煤灰倒进铜锅里,用手拍了拍,还是没有溢出。师

往事随想

父亲的天气预报

雷华阳

从我们外出念书起,再到我们在异地生活和工作,至今已有二十余年,父亲一直关注我们所在城市的天气预报,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爱着我们。

最开始,是我上师范那年。那时候能了解天气预报的唯一办法,就是新闻联播之后的全国天气预报节目。我读书的地方不是大城市,没有播音员播报,但会以文字的形式在屏幕上滚动。我听母亲讲,父亲每天不论怎么忙,都会掐着时间收看我所在城市的阴晴消息,并记录在一个小本子上。差不多到该添加衣物时,他就会多给我寄一点生活费,并写信让我买件厚衣服。

二弟上大学后,父亲便要关注两个城市的天气预报了。二弟所在的是省会城市。每天都有语音播报,父亲因此感叹:“还是大城市好,不用盯着屏幕也能听到天气预报。”因为长期关注,父亲学会了在中央电视台那个天气地图上看天气标注。

寒暑假我们回家后,父亲便不再看天气预报。偶尔母亲还会开玩笑地喊父亲:“快来看你的节目啦!”父亲便笑着回应:“娃儿们都在家,我等他们开学后再看。”

我们毕业后到了离家更远的城市,父亲又开始锁定新城市的天气预报。而逐渐长大的我,懂得了父亲那份遥远的牵挂,也开始关注老家的天气情况。每次听到新闻联播之后那熟悉的音乐,我便仿佛看到父亲正倚在老屋沙发上,眯着老花眼,盯着那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……

几年前,我给父亲配备了手机。父亲一看到天气变化,就会给我们打电话,通知我们出行带伞、增减衣物等,就像我们在他身边时一样。后来手机可以花钱订制天气预报了,平时那么节俭的父亲,竟然花钱定制了四份天气预报,那几年他每天都可以在手机里收到四个城市的天气预报。

再后来,有了智能手机,我们直接在屏幕上给他设置了四个城市的天气预报。我们四姊妹的手机屏幕上,也设置了其他兄弟姐妹和老家的天气预报。有一年春节回家,五个手机放一起,屏幕上预定的天气预报城市竟然一模一样,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。那一刻,血脉相连的爱,充盈了每个人的内心。

近几年来,父亲学会了使用微信。他仍然保持着多年以来的习惯,关注着我们居住城市的天气预报。在家庭群里,父亲常常发来语音,天冷提醒我们要给孙子孙女们加衣服,有雨有雾时开车要慢点;天热时提醒我们要多喝水防中暑,有时还可叮嘱我们要按时吃饭、少喝酒……

父亲对天气预报的执念,寄托着他对儿女们的深情,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。我们和父亲打电话,最先问的都是对方那里的天气如何,这个习惯已然成了我们的“家风”之一,连五岁的小侄子打电话给爷爷时都要先问:“爷爷,你那边天气好吗?”如今,我的女儿也要远行,我的手机屏幕里又多了一个城市的天气预报。

跟父亲一样,我也觉得不管天气如何变化,家人们安好,便是晴天。



滴滴汗水换秋实

王勇刚 摄

昙花开

周天红

傅问,锅里还能装东西吗?林大海还是摇了摇头说,不能。

师傅端起旁边缺了一条腿的桌子上一碗洗锅洗铁的废机油, 倒进铜锅里,依然没有溢出。师傅问,锅里还能装东西吗?林大海说,能。

师傅看了一眼林大海,端起一碗水往铜锅里倒,水立马往外溢。师傅说,锅里再也不能装进东西了。

林大海站起身来,从锅里取出几坨碎石子,端起一碗水倒下去,居然一滴也没有溢出。师傅一惊,这个娃。林大海不说话,两只眼睛直直地看着师傅和那口铜锅。

林大海像看电影一样,看着师傅表演了一个上午。林大海就想知道,师傅花心思做这些,究竟想说点什么?应该与补锅有关。

师傅说,娃呀,锅装满了就再也装不进其他东西了,若是要想再装下,就得把东西往外或挪或搬或丢才行。一口锅是这样,人的心呢?

原本说来,林大海没想过进城学补锅。林大海一直想和后山的李二妹一辈子在一起,生生死死在一起。林大海和李二妹一起在洞子场上完了小学上中学,再从学校一起回到了村子。村里好
 些人都看得出来,那是从小一起、长大成双的一对。

师傅说,娃啊,你的心里装着怨,装着恨,那是一大堆一大堆,都装满了填满了堵满了,哪里还能装得下其他东西哟?比如,昙花开,你就是遇见了,也看不见呀。

林大海抬起头, 听着师傅说话,偶

尔提起茶壶把茶杯满上。师傅说, 你家里穷, 那是没办法的事。李二妹家里穷,那也是事实,她娘躺在床上,害着大病,半年爬不起来,要钱医病,她爹走到那一步,也是万不得已。谁不想看见自己的儿女过上好日子呀。说白了,一切都是那个年月造成的。穷呗。

林大海看了师傅一眼,赶紧把茶水给师傅满上。师傅说,娃啊,你都快十年没回村子没回家了吧? 其实,五年前,一场车祸,李二妹的男人就死了。后来,村子里好些人上门说媒,李二妹闭门不见。她在等你呢,等你这朵昙花一现。

师傅真是师傅呀。林大海的事在师傅那里,掌握得一清二楚,滴水不差。林大海感觉自己已在师傅面前,就像坐在澡堂子里一样。

林大海说,师傅,你心里装着那么多事,是不是也留了一个角落,等待一朵昙花一现?

师傅骂了句,你这个娃。就在师傅举起手想打林大海时, 林大海转身一躲,早跑出了屋外。

师傅说,你个娃,干什么去? 林大海说,回家,回村子,等昙花开。师傅又骂了句,你这口锅,我算是给你补好了。

师傅咯咯咯地笑,笑得一屁股坐在了旁边的一口废旧大铁锅里,差点把锅坐成了两半。



粉皮制作拾影

顾明华 摄

凡人心迹

只在此山中

彭 霞

一步步步入山的腹地,峰峦如聚,波涛似怒,空翠湿衣。松风竹语破空而来,头顶满树的叶子,光影翻飞,片片转亮。

脚边有蛙鸣,手上有露珠,肩上有月亮。进了山,远离车水马龙、人声鼎沸的都市,素面朝天,清水过颜,人,很快遇见草木的自己。

山道越走越窄,风景越来越高。斗折蛇行,冉冉而上。一声鸡鸣在头顶炸响,猛一抬头,几户人家的炊烟正指向深蓝的天空。坐在柴垛边写作业的孩子,目不斜视,神情专注。而山道边缓行的狗,目送你远去时一声不吭,甚至有点依依不舍。

类似的风景总在前方,在头顶之上。回身望去,刚刚的经历很快模糊不清,感觉不太真实的。

山重水复,移步换景,催促着人步履不停。城市千篇一律,平原心无落点,进山,跟自己说话,让自己收心。山外有山,天外有天,不必过于强求。

三五户的人家,就组成一座村庄。耕种,收割,汲水,浇灌,晚餐。门前的田块,阡陌纵横,飞鸟弹跳,稻麦菽黍稷,青黄交杂,在光阴中静默流转。房中走出来的一个人,熟悉田野的掌纹纹路,知道庄稼的秉性脾气,稼穡终身,甚至一辈子都没有走出大山。

也有人家,方圆数里都没有邻居。独山独水,独门独院,隐士般的孤傲。这样的人家,会让人想起绿阴覆窗,空庭落花。站在门前,四周静悄悄的,想去

学校后门的不远处,有个菜场,绿油油的,不着边际。学校饭堂的青菜,多数的时候就是那里供应的。

我经常看见一辆农用三轮车, 满载着嫩绿青菜,突突突,从后门进来,直达饭堂。饭堂就在美术室窗外。我教的这些小学生,窗外稍有响动,目光就弹出去了,画画心不在焉的。我也只好跟着弹出去,再暴跳如雷地把它们一一网回。

有一天,我正让三年级学生自由画“理想家园”,满载青菜的三轮车又来了,除了突突声,还有童稚歌声:“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,怎么爱你都不嫌多……”乍听,以为车上音响唱的。再听,却听出歌词不清晰,歌调也不准确的。同学们笑成了一锅粥。只见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,从三轮车另一侧窜出来,扭秧歌似的扭动着腰身,像极了风中小树。他听到这边吵闹,便扭到窗下。两条蚯蚓样的鼻涕正好从鼻孔爬出来,他吸溜一下,蚯蚓钻进了,不一会儿,蚯蚓又爬出来,他又吸溜一下,如此三番,待蚯蚓快爬到嘴巴时,他吸溜不住了,干脆用衣袖切断,擦,擦,左右开弓,黏糊糊的蚯蚓肉浆,粘在脸上蛋上,很快形成鱼鳞片。

哇呀! 学生尖叫,有的吐着舌头扮鬼脸,有的低头弯腰作呕吐状。城里学校的这些孩

凡尘一瞥

钟小巧

子,衣着光鲜,脸蛋白净。反差太大了。看到这个小男孩,我似乎看到了儿时的小伙伴。那时的农村,兄弟姐妹多,感冒了就任鼻涕流,让时间去治愈,大人没钱也没时间管。这个小男孩也是这样吗?怎么不上学?他父亲为什么带着他送菜?不知道会影响学生上课?他母亲呢?若是要下地,就带着他种菜不行吗?

我越想越来气,好一阵暴风骤雨,才把神兽们的心思赶回笼。小男孩似乎觉察到了室内的不友好,便躲在窗户一侧,只露出两只黑溜溜的眼睛,瞄向学生的画板。

我的心被那目光戳了一下。

那天,我没上饭堂。

第二天, 满载青菜的三轮车又突突突地来了,但没见小男孩,只见到他的父亲。他来美术室找我,毕恭毕敬地递给我一张画,说,我儿昨晚画的,让我交给画画老师。他接着又

人生百味

活成最灿烂的样子

吴从惠

门前有一株古银杏。我每天都要从它前面至少过两次, 早上上班一次,黄昏下班一次。

这株古银杏长在我当年读书的大学旁。而现在,又在我上班的大院旁。

银杏据说是中生代孑遗的稀有品种,为我国独有,但似乎全国各地都有分布。在双牌桐子坳和南雄帽子峰,还有成片分布。树龄可达几千年。那些长在祠堂、庙宇、老宅旁的树,与粉墙、黛瓦建筑相搭,更有历史韵味。而山门前这棵,一树也成景。

树一年四季都在变化。冬天,银杏的叶子会落个精光,像站着枯死了。枝枝丫丫伸向湛蓝的天空,像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,张开双臂,向上苍祈福;可一到春天,又悄无声息地绽出芽苞,慢慢舒展开, 像撑开一把硕大的遮阳伞,在漫长的夏季,挡住骄阳,给大地留下村荫和清凉。

古树的精彩全在于冬天的某一刻。当晨霜降临,整个树叶像得了号令般一夜变成金黄,像给叶面贴了金箔,闪闪发光,映得周边建筑、街道、郴江河面金碧辉煌,终于美成了人们盼望的模样。

岁月留痕

情 况 特 殊

赵建平

老赵为自己定下个“规矩”。每到双休日早晨, 他都要让老伴把自己一天中要做的家务事拉个清单出来, 当天晚上再让她对完成情况进行评价,给予奖励。

只要“领导”太人在清单上批写个“好”字,他就能饱餐一顿火锅肉;批个“较好”,则不奖不罚;什么都不批,他就要被罚在门口的小广场跑上十圈。不过总的算来, 这些年他获的奖远比受的罚要多,脖子后的一圈槽头肉便是“殊荣”。

今天又是周末,被窝里的老赵天不亮就催促老伴赶快拉清单。起床后,他又仔细记了记单子, 饭都没顾上吃,就开车出发了。

他先从十公里外的镇里购回大米和麻油, 结果发现忘记给小女儿买药,不得已又返到镇上,等回来已是上午九点了。

“哎,糟了!校长让我到乡里去拷建档立卡家庭名单文件,九点前必须传到指定邮箱。”末等老伴应声,老赵的车子又不见了踪影。

直到拷完资料,老赵才想起给同事老夏打电话的事,约他一起到市里为自

五彩地絮语

寒 枝 瘦

郭华悦

天一冷,花叶落,寒枝瘦。一棵树,经历了春的新生,夏的荼蘼,终于在寒天里褪尽花叶,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,茕茕孑立。 树从春夏的暖色调,转而一变,成了寒天里的冷色调。

树枝穿破了苦寒,虽枯瘦,却带着倔强和骄傲的韵味。这何尝不是一种风景?一棵树,需要春夏的繁华,也需要苦寒里的积淀。寒枝,是一棵树生存的智慧。寒枝瘦的背后,是树的收敛与积累。于是,才能年复一年,不断轮回。

人如树,再璀璨的人生,也需要三两寒枝相伴。

泛泛之交,酒肉之友,如春夏的花叶,终会在寒冬来临时,飘落凋零,离你而去。哪怕你尽心灌溉,全心以对,也改变不了。于是,人生冷下来的时候,唯有两三寒枝。但这寒枝,却是苦寒日子里的依靠。

没有寒枝的生命, 多的是浮夸,少的是沉淀。总有那么些时候,我们需要收敛自己,默默地积累,才能迎来人生的另一春。否则,哪怕春天来临,唯有挥

每当这个季节,路过的人总会驻足观赏,情不自禁用手机拍下它美丽的身姿。即使是坐在公共汽车上,也会隔着玻璃“咔嚓”不停。有的市民纯粹为一睹芳容专程而来,尤其是出太阳的日子里。

每种树都有其最精彩时段。如春天的香椿香气诱人,夏天的杨柳婀娜多姿,秋天的柿子硕果累累,冬天的梅花迎风傲雪, 而银杏最灿烂最辉煌的季节,就是经霜后的今天。这一点也像沙漠地区的胡杨,绚烂一把就死,无怨无悔。

我在四十年前就认识了这棵古银杏,我们晨跑散步都从它身旁经过。当时只知道是一棵古树,没感觉它美。今天才发现,它原来有这么美。

我在大学同学群发了这张靓照,马上引起诸多同学的问询,看来有很多人保留了它的记忆。其中一美女同学即兴赋诗一首:亭享银杏树,兀兀立道中。朝揽仙岭霞,暮闻论道声。浮云一别后,流水四十年。借得秋风劲,涂就不身金!

我也近黄昏,但豪气不减,锐气不钝,胆气不收,才气不尽,志气不泯! 只要努力,不气馁不懈怠,总有一天,也会活成最灿烂的样子!

已爱车做保养。由于路远加上保养车的人多,他们回来不觉已是下午四时了。

“老赵,建档立卡学生筛选名单校长还让你赶快上报呢!”老夏一旁提醒他。“那咱们就赶快筛查吧!”

刚打开电脑不到十分钟,老赵的手机响了。是陈副乡长让他马上到乡政府,去开“锅炉更新改造”听证会,于是他赶快放下手中的活儿,又奔往乡里。

这开会连同填好电子档案上说也有两小时之久。当老赵再次赶到老夏家,却碰上村里因电路检修停电,他们只好坐等了一个多小时, 直到来电,才恢复了手中的工作。当精准筛查完全乡近三千个家庭时,再看看时钟,已是夜间十一点多了。

此刻,匆匆回家的老赵赶紧把车停在院子里,家都没进,便向小广场走去。

“老赵,你回来看看清单吧!”

“不用看, 我知道给儿子寄饭钱的事泡汤了,我自认受罚还不成吗?”

“你倒是看看呀!”

当他打开单子,发现“领导”用红笔批了四个字:“情况特殊。”

霍殆尽而缺少韬光养晦的生命,也无法在春光里一展新姿。

很多精彩, 是因为苦寒里的寒枝,从此长在了生命里。

就像有些人,经历了生命的寒冬。在最难熬的日子里,也不言放弃,而是默默积累着养分,等待机会的来临。熬过了这道坎儿,那些曾经的苦难,就此成了人生的财富。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严冬里的寒枝,从此不惧风寒,傲然挺立。

人有傲气。但若这傲气,是富贵安逸给的,未免显得浮夸而不实。安逸富贵,带给一个人的,往往是目中无人的傲。这样的傲气,于人于己,都是败笔。但还有一种傲气,如树的寒枝,是从苦寒中得来的,这样的傲,嵌在了骨子里,是对困境的不屈与奋争。

一棵树,走过了热热闹闹,就必须有孤傲不屈的枯瘦寒枝,才能在冷暖之间游刃有余。一个人,日子再紫紫嫣红,也需要那么三两寒枝,为自己降温,让头脑冷静,不忘苦寒之得,也才能在炎凉之间行走自如。

华,高楼大厦,车水马龙,灯红酒绿。

曾有同事揶揄:前门外是城市,后门外是农村。

新开发的城区,不都这样吗?一半是农村,一半是城市。曰,城中村,城乡接合部。

那是周末,我约同事户外运动。骑车是真,看菜场是顺带。从学校去往菜场,是水泥路,骑车如风,满眼皆绿,神清气爽。但进入菜场后,变成土路,就不大爽了。近一个工棚处,我们被一只狂吠的狗吓住了,正要调头逃离,一个小男孩跑出来,喝住狗,并向我们招手,怯怯地叫,老师。

原来就是那幅画画的作者呀,他没流鼻涕了。

这里哪有高楼和池塘? 就一个简易工棚而已,周遭都是青青菜蔬。

小男孩进棚去了, 一会儿提着个水壶出来,要倒茶给我们喝,同事急忙上前阻止,说我们随身带茶水了。这时,听见棚内有人问:“才才,谁来了?”“妈,是老师。”小男孩放下水壶,应着转身就要进去,一个女人坐着轮椅已出现在了门口了。

我们惊呆了。我的心再次被戳了一下,原来爸爸有机会钓鱼,妈妈能站起来,就是他的理想。